

收稿日期:2022-03-20

盐城旧志中的串场河研究

王祖霞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明清时期的串场河在盐城地区具有运盐、灌溉、泄洪功能,在盐城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盐城旧志保存了河渠修理、艺文创作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在一系列水利举措中,可以看到人们身上具有的务实、创新、坚持的精神。盐城旧志保存下来的诗歌、散文以及与串场河相关风土人情的记录,是串场河流域文学与风俗的宝贵资料。梳理这些资料,不仅能丰富盐城串场河研究的内容,还能深化盐城旧志内容的研究。

关键词:盐城旧志;串场河;精神;文学作品;风土人情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2)04-0052-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语言接触视域下的明清笔记借词研究”(19YJA740059)。

作者简介:王祖霞(1976—),女,江苏东台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地方文化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2.04.052

盐城水系发达,河、汊、港、湾众多,其中,串场河是一条南北走向的人工河流,它最初是串联各盐场的运盐河,兼有灌溉功能,后来成为泄洪主干通道。目前串场河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海盐文化方面,如夏春晖^[1]、甘纪华^[2]、许其宽^[3]等。古代方志文献是“一方之百科全书”,现存盐城历代旧志记载了盐城的疆界、河渠、艺文等情况,是研究盐城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旧志主要指明清时期纂修的盐城县县志,包括:明万历年间杨瑞云编、夏应星等纂修的十卷本,即《杨志》^[4];乾隆七年(1742)程国栋召集沈俨、王钜、谢鸿宗纂修的《程志》,乾隆十二年(1747)黄垣委原纂修人纂修的十六卷本,即《沈志》,两者相承,但《沈志》后出转精;光绪年间刘崇照主持、陈玉澍总纂的十七卷本,即《陈志》^[5]。其中,《杨志》之《建置志》、《沈志》之《水道》、《陈志》之《河渠志》等与串场河紧密相关,但《杨志》比较简略,《沈志》部分内容漫漶不清或缺不全,《陈志》不仅内容翔实,而且“取舍精湛,可信度高”^[6],因此是本文的主要参考资料^①。

① 文中引文,如无特别指出,皆出于《陈志》卷三《河渠志》。

一、串场河简介

《陈志》卷首有“地輿全图”“水道图”“盐城县水道堤圩图”等,内容比较清晰,能够比较全面而直观地展示光绪年间盐城县的水系、水利设施等。其中“水道图”是光绪年间盐城县的水道全图。从“水道图”“盐城县水道堤圩图”等可知:一是光绪年间盐城县水系发达,在纵横交错的水网中,串场河是南北向的主要水道,它和大大小小的河流之间存在着“源”“流”的关系,它们共同形成了复杂的串场河水系。二是以县城为分界点,盐城段串场河分为南串场河^①、北串场河。南串场河水一部分途经刘庄、大团等,由斗龙港入海。一部分向北流经便仓、伍佑等,在城东经石碇闸流经新洋港入海。北串场河从皮汊河口向北,经新兴场、上冈镇到草堰口,然后从草堰口、沟湾墩流入射阳湖。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盐城县旧志中的串场河及其相关内容,是以盐城县地段中串场河为中心,兼及其流域。三是“石碇闸”“天妃闸”等是串场河上的重要水利设施。盐城常见的水利设施主要有堤、堰、墩、坝、桥、碇、闸等,其中“碇”是用石头筑成的蓄水、泄水的水利设施,盐城旧志中另有“广惠碇”“大通碇”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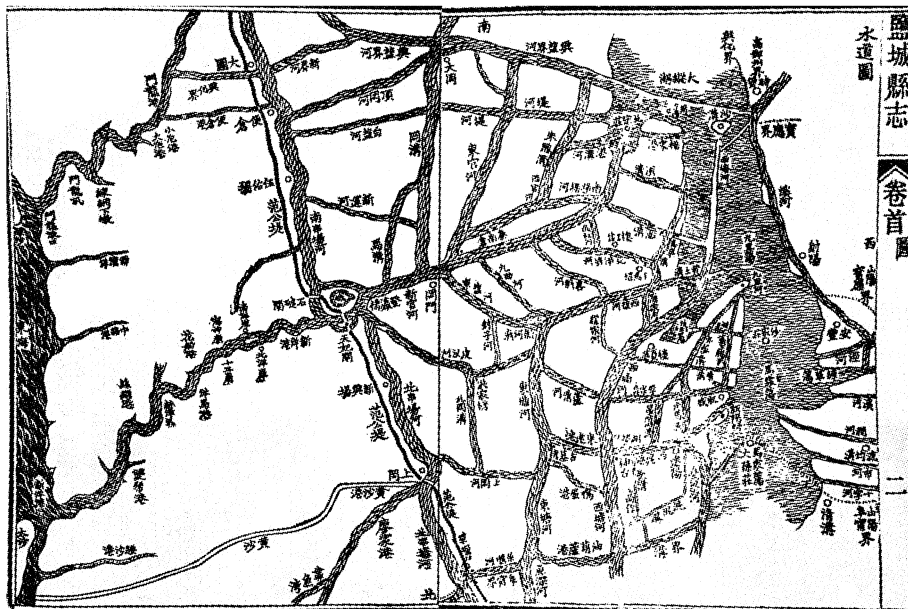


图 1 《陈志》“水道图”

串场河源自上流诸河、支河、汊港,甚至田间积水。其中兴化境内蚌蜒、车路、梓新、白涂、海沟从西边汇入南串场河,盐城境内东界河、新界河、顶冈河、白盐河、新运河等分别从南往北汇入南串场河。汇入北串场河的则有皮汊河^②、东塘河、上冈河、草堰河等。串场河主要通过斗龙港、大匡港^③、新洋港、射阳河等泄洪。《河渠志》“斗龙港”条下指出“串场河南来之水,白涂、海沟,诸

① 明清文献中南串场河有不同的名称:巡河,见于《河防一览》所载巡盐御史姜璧疏;新运河,见于《陈志》《康熙府志》《方輿纪要》;串场河,见于《兴化志》《扬州府志》《河防一览》《行水金鉴》等;运盐河,见于夏应星《禁星海滩德政碑记》;运河,《陈志》言及“穿场河”或称“运河”。

② 皮汊河,《程志》《沈志》以洪家桥为界,西为皮大河,东为汊河,光绪年间人们统称皮汊河。皮汊河一部分直接流入北串场河,一部分由洪家桥向北注入北港沟河,二十余里后汇入上冈河,向东经过铁丝湾,最终入北串场河。

③ 《陈志》提到“大匡港”,并引《水道提纲》:“东有水口六,皆串场河泄水之港。曰野潮洋、曰新洋港、曰大匡港、曰斗龙港、曰苦水洋、曰天开河头。”据此,“大匡港”当在新洋港、斗龙港之间,但清代光绪年间已经没有了此名。

河西来之水皆归此港,宣泄入海”^①。据“水道图”,南串场河主要通过新洋港泄洪,石碭闸引河泄南串场河水,经过新洋港入海。北串场河东面是黄沙港、上冈闸河。黄沙港堤岸卑薄,海水涨潮时就借此流入上冈河及串场河。

值得注意的是,“水道图”中少数河流名称和正文内容稍有出入。如“水道图”中的“铁丝湾”,《河渠志》写作“铁屎湾”,后者较为粗俗,这应与《陈志》“凡例”中所言“地名悉从土俗”有关。又如“廖家港”,《河渠志》写作“上冈河”,注为“古称廖家港”。“上冈河”即上冈闸河,明代之前称为“廖家港”,乾隆五年(1740)改为“上冈闸河”。成于乾隆十二年的《沈志》称“廖家港”为“上冈闸河”。上述异名同指现象是古文献中常见的地名现象,或因正俗而异名,或因异时而异名。

二、串场河精神

古代盐城“旱潦螻蝗及飓风海啸,诸奇灾频仍不绝”,其中洪灾、潮患尤其严重。盐城地洼,兴化、泰州、宝应等地的水常常注入盐城境内诸河,其中,顶冈河、白盐河等河流汇入南串场河,西塘河等则汇入北串场河。这样,串场河除了担负运输海盐、灌溉高田功能外,又增加了排涝泄洪的功能。一旦积水严重,串场河地区则“禾稼没矣,庐舍漂矣,邱墓沉矣,人畜溺矣”,有时甚至会出现洪水“逾六七载而不退”的情况。为了生存下去,人们不断与自然斗争。串场河精神,文中指的是串场河水系治理与相关水利设施建设中所反映的人们的精神。

(一)务实

明清时期人们已认识到串场河水利对盐城民生的重要性,“邑中之民,命在水利”(知县刘崇照语)。因此,人们考察水利时大多注重实地勘察。康熙二十六年(1687)孙在丰以工部侍郎赴淮扬,实地勘察后,提出“开新不如循旧,筑高不如就低,迤远不如取近”的观点,并明确提出施工应先“自冈门镇起,至北宋庄、东潘刘庄止;次白驹场工自串场河口起,自戚家团止”的建议,最终挑挖五十余里,深阔畅流,直达新洋港入海,淹没之田节次升涸。刘崇照认为议水利者必须“躬履目击,访之土人”,于是他深入串场河流域考察。他还认为水利的关键在于堤堰,“堤障以御潦”,得出“元元之命,县(悬)于水利”“南北串场河为最大”等结论。知县黄垣则以“实心”行“实政”,他几乎走遍串场河流域,在深入实地考察之后提出相应的治水策略。

此外,人们还会稽考掌故、旁参土著。刘崇照指出,“未亲履盐境,或采途人之说,或拾纸上之谈”是水利治理出现失误的原因。因此,他博考康熙、雍正、嘉庆年间所修的《扬州府志》,以及高邮、宝应、兴化诸县的县志,提出“盐邑之水,其委也;诸州县之水,其源也”的观点,并对部分河流的名称、流向等作了考证,例如《兴化志》记载:“天妃闸即古姜家堰,稍东与石碭河合流入新洋港。”刘崇照认为“姜家堰与天妃各自为口,不可合而为一”,石碭闸引河、天妃闸引河各自东流一里左右,在里洋口合流成为新洋港,石碭、天妃两口是盐邑之水“入海之路”。

注重实地调查,兼及资料佐证,串场河水利治理过程中表现出人们求真、务实的精神。

(二)创新

串场河水利是盐城水利的“重中之重”。历代治水者主张开坝泄水,但上流大坝一开,盐城等地“洪波浩渺,茫无涯际”。为此主政者、士庶曾提出多种治水策略,其中不乏创新之处。

一是挑浚河流,建设有效导流水网。由于河堤屡次崩溃,知县程国栋数十年“相度地形”,提

^① 《陈志》卷首“盐城县地輿全图”(第20页)记有:“斗龙港南岸属刘庄,北岸属伍祐,两场册籍班班可考。刘庄属兴,伍祐属盐,则兴盐以斗龙港为界可知。《光绪府志》卷首‘輿图’移界于港南,非是。旧志与《兴化志》皆未之详也。”其中“旧志”即《杨志》。

出“分脉愈多,其流愈捷”的观点,并向汪漕(总负责下河的水利事务)陈述修建水利工程的必要性。分流减轻了包括串场河在内的盐城诸河的压力,成功地引流入海,降低了盐城被淹的概率。知县黄垣认为,串场河等盐城境内的河流、支流一定要浚深,这是因为当时盐城的水与地平,“田畴若浮”,“浚深河道”有利于疏导水流入海,有效防止上流的积水淹没农田,即“深之以藏其气,疏之以杀其势”(《水利志叙》)。为此,他亲自带人浚深河道,乾隆十年(1745)挑挖南串场河。在他的主持下,盐城境内的大小干河支流得到深浚。此后的治水者多认可他的观点,例如光绪十四年(1888)张富年带领盐城人民挑挖减水河,该河由南串场河分流入新洋港。

二是修建堤坝圩岸,构建分层防水体系。乾隆年间知县程国栋提出,治水者要有宏观的视角,各地要“各设闸坝,层递保障”。黄垣认为闸堰、水口、涵洞、浦港等要多建,只有这样才能“束其狂”“平其盈”(《水利志叙》),并多次组织盐城人民修建堤坝。后来黄垣进一步提出“累土立圩岸”的策略。挑浚河道时挖出的泥土可以堆积成“子堰”,如果两岸平塌,则累土建筑圩岸。他明确地提出累土构建河圩(防大河)、里圩(防支河、别涧之类)、荡圩(防湖荡之类)三层防水体系,这种分层防水体系既可以在抵御洪水、海潮上起到积极作用,平时又能起到蓄水灌田的作用。

三是制定制度,确保治水效果。以黄垣设立的圩甲制为例,为了能持续发挥河圩作用,从制度上保障水利建设的既得成果,设圩长、圩甲、圩户三个层级,以一百丈整为一段,分段到户。乡保、庄头纠察圩长、圩甲,圩长、圩甲约束主、佃,佐贰、巡典分地负责巡查,“度其浅深,相其坚疏,考其勤惰”,“勤有成,成则有赏;惰以荒,荒则有惩”(《圩岸志叙》)。圩甲制既明确地规定圩长、圩甲等人的职责,又采用考勤、奖惩的评价体系来确保制度的持续性。从实地勘察到提出治水设想,从设想到执行,从实施到采用制度保障,黄垣的治水行动无疑是成功的。

(三)坚持

据《陈志》,明清时期人们多次挑浚串场河(见表 1),其中多与泄洪有关。

表 1 串场河水利建设内容

串场河水利建设内容	备注
正统五年(1440),淮安府浚盐城伍祐、新兴二场运河	《陈志》
康熙二十六年(1687)孙在丰赴淮扬实地考察,挑挖串场河口到戚家团	《陈志》
康熙四十五年(1706)孙渣齐委员挑浚便仓至石砣口,长六十五百四十一丈三尺	《陈志》
雍正七年(1729)郎中鄂礼再浚便仓至石砣口	《陈志》
乾隆三年(1738)大理寺卿汪漕、副宪德尔敏奉命开河,挑浚深通自刘端浦南向北	《程志》
乾隆十年(1745)知县黄垣领帑挑挖便仓至石砣口	《陈志》
乾隆二十五年(1760)大理寺卿汪漕再浚新兴场、串场河	《陈志》
光绪三年(1877)张富年督浚北串场河	《陈志》

挑浚河流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对本就多灾多难的盐城人民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受到地理、地质因素的影响,挑浚条件的限制,挑浚工作困难重重。例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都统孙渣齐委员对串场河(便仓到石砣)进行疏浚,后来因为这一地段河底板沙的下面“或有油淤五六尺不等”,挑者难以站立,最后只好挑到油淤处而止。后继者没有因此而止步,雍正七年(1729)该段被再次疏浚^①;乾隆十年(1745)该段第三次得到疏浚。挑浚串场河既“费金钱”,又“劳工

^① 此次是因为河道淤浅,搬运海盐困难而加以疏浚的。

役”。所需工料银或由政府拨款,或由盐商承办。挑浚工程动辄长达数年,贡献最大的就是数以万计的工役。例如乾隆十年(1745)盐城人民用“畚筑”的原始方式,“触炎曦”“冒寒露”,历时三载完成便仓至石碇这一段的疏浚工程,才出现了“水流如驶,高下灌注,各率其职,无有决溢,民用灌溉,黄云布野”的景象。

串场河水利设施修建上体现出坚持精神。石碇闸是明清时期串场河上有名的水利设施,石碇引河是南串场河泄洪的主要通道,也是盐城县境内众多河流泄洪的主要通道。但因为盐城“东滨于海”,时有海潮倒灌的情况发生,盐城境内的农田几乎“无岁不罹其害”。光绪年间潮患更加严重,人们生活更加困难,“不独无水灌田,并饮水亦须凿井,城中石水至值钱数十”。因此,修筑石碇闸使之启闭及时,既有助于排涝泄洪,又能有效地防止海水倒灌。据《陈志》,明神宗万历四年(1576)知县杜善教请建石碇闸。后因海潮涌至,闸坏,万历八年筑塞。崇祯四年、五年、六年,洪水冲决石碇闸、天妃闸等,奉旨“支库金”修筑。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年间石碇闸屡坏屡修,仅乾隆年间就重修三次(乾隆六年、十年、二十二年)。盐城人民为了摆脱卤水入闸伤禾的困境,出钱出力,成为重修石碇闸的主要力量。例如嘉庆五年(1800),“邑之士庶”请修石碇闸、天妃越闸,自诉愿“商民分任”所需费用。大吏筹集“银万两解盐”,“余由盐民按亩摊征”。生活窘迫的盐城人民本就因“农田胥荒”而艰难度日,但“库藏支绌”,修闸无期,他们愿意承担部分修闸费用,对“亩增钱十”没有“异辞”。

可见,为了能在串场河流域这片土地上生存,人们与自然灾难,主要是洪灾、潮患不懈地展开斗争。他们多次挑浚南、北串场河及相关河流,多次修建石碇、天妃两闸等水利设施。在屡堵屡浚、屡坏屡修之中,显示了人们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

明清时期,水灾、潮灾频发,使得原本就饱受煮盐之苦的盐城人民雪上加霜,但朴实的盐城人民没有屈服于困难。为了摆脱水灾伤害,他们致力于水利建设:一是实地勘察串场河水系,提出并实施新的治水策略,即挑浚河沟,构建有效导流水网;修筑堤圩,构建分层防水体系;制定圩甲制等。二是继续疏浚串场河,重修石碇闸等助力泄洪、防御海潮。在这一系列水利建设举措中,我们看到人们身上流露出来的务实、创新、坚持,其实质就是一种坚韧精神。盐城人民的这种坚韧精神就是串场河精神的核心。

三、串场河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

《陈志》《杨志》等盐城旧志中保存了不少诗歌、散文。或从文献角度对盐城地名作探源溯流,如谢鸿宗《盐不得称射阳辨》;或对盐商、盐吏以盐牟利,民间盗卖私盐的情况,提出“以治谷之法治盐,以治商贾之法治卖盐”的建议,如王家弼《盐法私议》;或从水利角度,讨论水利及水利设施建设问题,如黄岳《水利说略》、谢宏宗《筑墩防潮议》等;或描写盐城景色,如陈继美《初春巡阅墩台二首》、刘沁区《溪上二首》。与串场河相关的文学作品,诗歌方面有孙一致《闻淮郡大水望乡信不至》等,散文方面有张芳龄《海潮纪异》、沈俨《天妃口建闸记》等,这些作品是串场河流域文学研究的宝贵资料。此处,采用例析的方法,概括串场河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

第一,描写串场河流域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有杨瑞云《鹾场两首》、王豫之《踏车曲》、沈驾书《夏日杂诗》等。例如《踏车曲》,创作于咸丰六年(1856)。据《陈志》,咸丰六年盐城发生大旱,加之蝗灾、海水倒灌,引发饥荒,出现“饿殍塞道”的情况。《踏车曲》描写的正是旱灾发生后老农踏水车汲水灌禾的场景。尽管盐城水网密集,沟渎纵横交错,但在“火鸟衔火”之际,还是发生旱灾。为了抗灾,老农踏水车灌禾。辛劳了一整日,农田里的水才“盈掬”,踏车所汲取的水“流入禾根禾不绿”,老农只好饭罢继续踏车灌溉。盐城时有“卤水倒灌”“伤害农田”的情况,例如石碇、天妃两口是盐城境内多数河水汇归入海之处,一旦内河水位低于海潮就会发生海潮倒灌的情况,农

田成为斥卤。在斥卤上种植庄稼,其收成本就不高,现在又遇到旱灾,对老农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尽管“汗珠泪珠流百斛”,但他们没有放弃,用辛勤劳作应对旱灾。

沈驾书《夏日杂诗》描写了沿海地区村民的劳动场景。在难得的“风雨调”的情况下,村民希望通过辛勤劳作,获得丰收,因此他们不仅扩大种植面积,更是趁着“天公速长养”之时,及时“收”“种”。“才刈满畴黄,又种盈畦绿”中“黄”“绿”分别代指成熟庄稼和茂盛生长的庄稼,“满畴”“盈畦”呼应前面的“四野快沾足”,“才”“又”两词形象地描绘出村民劳作的急迫之情。“近暑热已毒”的夏日,作者蜗居于“牛屋”之中,尚且“沾濡”“浹背”,但户外的村民却“长幼事犁锄,寝兴傍牛犊”,对比之下更加凸显村民之辛劳。但村民不怕辛劳,他们要抓紧难得的机会,希望用“丰熟”的收成改变境遇。

第二,描写串场河流域的水灾景象、灾后惨状,表达悲悯忧民之情。这也是串场河文学的主要内容。

或是描写大水之下串场河流域的景象。有的是因为连绵大雨导致水灾发生,出现“一片水光没堤树”“狂飙拔木波打门”“高望城头烟火稀”(宋曹《苦雨叹》)的状况。在洪水肆虐之际,城边“漂屋随风散”,所修堤坝外则是“流棺到处来”,村落只剩下“林影泊”,浪涛声中隐隐传来鸬鹚的哀鸣声(宋曹《登射州城楼望水》)。有的是因为海潮倒灌引起水灾。嘉庆四年(1799)七月,突然刮起大风,“罡风东北来,其声大而厉”,接着海水倒灌,“惊涛疑崩山,骇浪欲撼地”(张芳龄《海潮纪异》),“崩庐坏屋如摧瓦”(宋曹《苦雨叹》),老百姓无处可逃,水浪之中“缠绵骨肉多”(释原志《大水》)。有时甚至是洪灾、潮患接连出现。崇祯四年(1631)六月,黄淮交涨,上流堤决灌盐,“水高数仞,势若建瓴”,五年(1632)四月突发海潮,“狂涛巨浪,排空而来”,到七月之时,黄淮之水又奔流下注入盐,在洪灾海患双重灾难之下,“垂熟稻田尽付阳侯,处处村舍悉为蛟窟”(徐瑞《陈淮扬水患疏》)。

或是描写串场河流域灾后惨状,表达了诗人对灾民的悲悯之情。灾后常伴有饥荒,甚至疠疫(《陈淮扬水患疏》言“水热交蒸结为疠疫”)。灾民中老弱者僵卧路边,“道殣相望”,少壮则转徙他乡,“乘桴流丐于江仪、通泰之境”。这些背井离乡者形容枯槁,“男子肩担妇怀抱”(薛鏊《江北老》),没有离开的,或夫妻“引颈雉经树梢”,母子投河葬身鱼腹(徐瑞《陈淮扬水患疏》);或啸聚山林甘心为盗。在一众作品中,薛鏊的“五首”、宋曹的“四叹”聚焦于串场河流域的灾难。“五首”即《卤水来》《江北老》《卖儿女》《涂面贼》《出藏谷》,这五首诗以“痛海水伤禾苗”“痛渡江饿殍”“伤饥民南渡变卖子女”“伤劫贼横行捕兵苛索”“讽奢侈致饥”为主题,写出洪灾、海潮对串场河流域乡民生活的巨大影响。盐城近海,“海飓暴起,斥卤倒灌,浸淹田庐,为害最巨”(沈俨《天妃口建闸记》)。宋曹在《前异灾行》中提及“凡海水经一次,不苗者三年”。《卤水来》的前半部分描写了“卤水来”引发的问题:海水伤禾,田父“哀秧畦”。但正是“秧老不得栽”之时,又恰逢“长夏无雨旱风起”,即便田父补种晚禾也无济于事。为了获得淡水,人们挖掘水井,直达“九仞”方才有水,健儿们却以卖水牟利。《卤水来》的后半部分以老叟、东海健儿的对话引出知县已经采取灾后应对措施,“催闭闸”“有文申上台”,希望此后“卤水来去不成灾”。“四叹”即《苦雨叹》《故家子乞为奴叹》《道旁白骨叹》《道旁小儿叹》,这四首诗以写实的笔法,从四个方面描绘了水灾过后乡民的悲惨境况,表达出要为民请愿的决心。如《道旁白骨叹》“淮南之水天下无”言尽盐城水患频发,乡民饱受黄淮交涨及海水倒灌之灾的无奈。“十载全无救荒策”谴责统治者治水不作为,导致“白是人骨黑老乌”,发出“直耸天听”的想法(孙一致《壬子水灾》中有“直将忧国泪,洒到圣明前”句)。《故家子乞为奴叹》,转徙他乡的灾民到达异乡,“卧街衢”,逢人“乞为奴”。为奴虽然暂时饱暖无忧,但时时会面临“鞭撻”。

第三,描写水利设施的景色、讨论水利建设、记叙水利设施建设始末。有张试《重修范公堤碑

记》、杨瑞云《范公堤二首》、刘沁区《捍海堰诗二首》、沈俨《天妃口建闸记》、武韩《通惠桥记》,等等。自黄淮“南徙”后,淮扬诸县多次遭受水灾,“筑高堰”“开海口”是时人治水的两条有效措施。石碇闸的启闭问题就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它关系着明清两代淮扬地方治水策略。此处以胡希舜的《筑盐城石碇口记》、刘沁区的《丁卯感事诗》为例。《筑盐城石碇口记》^①记叙了杨瑞云塞石碇口始末,并讨论了石碇口开闭问题。为了避免海潮倒灌,杨瑞云请求塞石碇口,修范公堤,但前者遭到兴化县令等人的反对。他们向当事者请求开石碇口泄洪,当事者多次派县令带领丁夫到石碇口考察,实际上是催促开石碇口。杨瑞云“以死拒之”,言明“盐城万民之命,昔悬石碇口,今悬诸君”,并“借箸画地形”,用一个比喻形象地说明打开石碇口对兴化排涝没有作用,即“夫地形若鬴,兴化则鬴腹也,盐地高如鬴边”,鬴边张口不能泄鬴腹中水。最终兴化县令“负空手而去”。胡希舜认为“诸海口可开”,但石碇口不能开。石碇口靠近盐城县城,一旦开口,海水倒灌,除了伤禾,更有淹没县城的危险。西门豹、史起、召父、杜母“以开导为利”,石犀、郑陂、石堰“障水以丰民”,古代为政者“讲水利”要知变通。范仲淹倡议筑堤是为了抵御海潮,杨瑞云主张“塞石碇口”“筑长堤”与范公“始谋”相符。

《丁卯感事诗》是一首以叙事议论为主的长诗。盐城等七州邑水患频仍,“东门旧石碇,去城则甚迳”,石碇离盐城县城东门比较近,县城发生水涝,石碇泄水效果有限。但要是海水倒灌,县城就有崩圯的可能。隆庆、万历年间,时人勒石“戒毋启”,且坚闭“逾十纪”。石碇口打开,但兴化等“仍病水”。盐城筑捍潮长堰,石碇在长堰上。“石碇在釜边,诸邑釜底似”,纵使釜边上开更多的缺口,釜底的水还是无法排泄的,只会出现“上损下无益,徒令完器毁”的状况。

四、串场河流域风土人情

盐城旧志中记录了一些与串场河相关的风土人情,包括风俗、物产、方言俗语等。

盐城风俗崇尚简朴,儒士、乡贤多推崇礼让之风。从旧志可观盐城一年岁时之大略:立春前一日,到城外东郊迎春,全城人聚集观看;元旦日互相拜节;上元日观灯;清明日祭祀先人,“择期上冢,纸钱遍野,四郊趾错”;端阳日插艾草于屋檐;中秋日祭祀月;冬至日即小年;年末送灶、接灶、易桃符、插松盆、鸣爆竹(《陈志》卷二)。人们除了稼穡之外,还捕渔、煮盐、采薪织蒲。据《陈志》卷四《物产》中记载,盐城可以“贸迁远方”的物产有鱼皮、鱼鳔、蛭干、虾米、腌卵、腌鱼、秫酒等,其中“盐为大宗”。这些产品多数与串场河等有关,例如鱼皮、鱼鳔、腌卵、腌鱼等。在“诸水丛奔”“田庐既圯”的灾年里,这些物产虽不能饱腹,但有救活之力,年成好时,还可依此谋利。因此,串场河及其支流上常见小渔船,“处处小舟停”“渔归晚市腥”(刘沁区诗)可为佐证。此外,又因串场河地区水网密集,“萑蒲茂密”,人们编蒲易粟,“利或倍于树谷”(《陈志》卷四)。

语言文字方面,《陈志》中记录有苏北地区的方言俗语。如《江北老》:“千人万人成一龙,渡江三日无一饱。”陈玉澍案语:“饥民结众谋食远方,俗谓之拉龙。”“圩”是盐城地区常见的地名用字。《陈志》中筑成的堤称为“圩”,筑堤这一行为也称为“圩”。“各县乡镇择要害筑垒以自固,俗所谓圩也。”据《陈志》,以“圩”命名的地名有“宋家老圩、庆丰圩、合兴圩、永庆圩、万丰圩、恒丰圩、丰乐圩、尤丰圩、五福圩”等。

人物故事方面,与串场河有关的人物故事很多。如许维桢在至元十五年(1278)担任淮安路总管府判官,当时淮安府下属的盐城及丁溪场有二虎为患。许维桢向神明祈祷为民除掉虎患,结果一虎去,一虎死在祠前。同年冬天没有下雪,“父老言:‘无雪,民多疾,奈何?’维桢曰:‘吾当为尔祷。’已而雪深三尺。”《陈志》卷八、卷十七均有记载。

^① 《杨志》第405-428页亦收录,但篇名不同,文字稍有出入。

“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盐城旧志记录了串场河及其水利设施治理与修建的具体情况,收录了许多串场河文学作品,记载了与串场河相关的风土人情,因此它是研究串场河及其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据盐城旧志,明清时期盐城串场河流域洪灾、潮灾时有发生,这让本就苦于生活的盐城人民更加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改变境况,人们设法治水,一度成效显著。但大自然是动态的,水利工程建设无法一劳永逸。为此,人们总是以一颗坚韧的心应对苦难,应对大自然,应对生活。串场河精神就是坚韧精神。串场河精神出现于盐城旧志所收录的串场河文学作品中,出现于盐城旧志所记载的串场河风土人情中。正是凭借这种坚韧精神,“苦盐”的盐城人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参考文献

- [1] 夏春晖. 江淮东部沿海海盐发展的历史见证:串场河[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9-12.
- [2] 甘纪华. 盐城运河文化述略[J]. 档案与建设,2020(8):72-73.
- [3] 许其宽. 串场河的厚重历史与文化特质[J]. 江苏地方志,2020(8):9-11.
- [4] 杨瑞云. 盐城县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 [5] 陈玉澍. 盐城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59册.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 [6] 王士鸣. 盐城地方志概述[J]. 盐城师专学报,1986(2):107-109.

Study on Chuanchang River in Yancheng Old Annals

WANG Zu-xi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400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Chuanchang River in Yancheng area had the functions of transporting salt, irrigation and flood discharge,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Yancheng. Yancheng old annals preserved precious materials about canal repair and artistic creation. While studying a series of water conservancy measures in the chronicles, we can see the pragmatic, innovative and persistent spirit of people. The poems and essays preserved in Yancheng old annals and the local customs related to the Chuanchang River are valuable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n the literature and customs of the region. A detailed analysis on these materials can not only enrich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Yancheng Chuanchang River, but also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content of Yancheng old annals.

Key words: Yancheng old annals; Chuanchang River; spirit; literary works; customs

〔责任编辑:王建霞〕